

藏地原创

艺僧

海 桀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QI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藏地原创

艺僧

海 桀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QI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艺僧 / 海桀著. —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
2012.9

ISBN 978-7-225-04382-1

I. ①艺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6700 号

艺 僧

海 桀 著

出 版 人 樊原成
责任编辑 王绍玉 成国仙 亓 奕
装帧设计 杨敬华
责任印制 巢世武 陆玉梅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:810001 电话:(0971)6143426 (总编室)
发行热线 (0971)6143516/6137731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7.625
字 数 150 千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3 000 册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4382-1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东珠才让清楚地记得，离家那天，窗前那棵菩提树上的叶子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金黄色，鲜亮极了，比青鬃山顶的金月亮还要好看，梦影儿似的，看得他心窝刮风、脚背发痒，真想冲过去抱住使劲晃荡晃荡，然后顺着树干爬上去，翻到房顶上，玩个痛快。每年菩提树叶黄透了的时候，他总要树上树下淘个没完，可从今往后，再也没有这个可能了。

阿爸阿妈在这个选了又选的日子里，就要把他送进寺院去当艺僧了。

当艺僧是为了画唐卡。

为什么要画唐卡，他不知道，他的阿爸阿妈也说不清楚。反正在他们居住的这个名叫石朵的村子里，凡是家里有两个男孩子的，老大长到八九岁的时候，总是要被阿爸阿妈送到寺院里学藏文、画唐卡。如果实在学不会，既可以留在寺院里念经当喇嘛，也可以还俗回家。九岁的东珠是拉尊家唯一的儿子，按说不去寺院也可以，但阿爸阿妈从他六岁起，就已经开始考虑送他当艺僧的事了。

东珠紧紧拽着阿爸拉尊的衣袖，从村子的东头穿过狭长的巷道，一直往西走，过了拉毛家的院子，就可以看见寺院金色的大殿。东珠在拉毛家门前玩儿的时候，拉毛就曾问他，都已经过了九岁了，为什么还不到寺院里学画唐卡？他说不喜欢。拉毛用手背一抹清鼻，又大又亮的眼睛翻了翻他，轻蔑地说：“什么不喜欢，是你太笨。”他说：“你才笨呢，我就是不喜欢！”拉毛照他头顶就是一巴掌，说：“不许你胡说，你连画唐卡都不喜欢，那就只配给母牛去捉虱子！”说着羡慕地望了望金碧辉煌的寺院，伤感地说，“我要是尕娃（男孩）的话，早就穿上僧衣了。”东珠奇怪地看着她说：“当喇嘛有什么好的？”拉毛说：“神气啊，每年晒大佛的时候，最神气的不就是喇嘛吗？”东珠不吭声了，可他心里一点儿也不服，谁都知道拉毛的阿爸以前是喇嘛，所以她才这么说。想到这儿，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：“你是你，反正我是不会进寺院的！”“那你干什么？”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！”“得了吧，就你这德行，能干什么！”“我要骑着马走遍神山，去找格萨尔大王的宝藏！”拉毛古怪地笑了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爷爷家的大尾巴牦牛都快被你吹死了！”

想着，走着，寺院的大门越来越近，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，送他的阿妈突然紧走几步，拽住了他的手。

“东珠啊，”阿妈轻言细语地说，“进了寺院要听师父的话，千万不能乱跑，千万不能调皮，千万不能哭鼻子！听见了没？”

东珠点点头，心说谁哭鼻子啊，丢死人了！

阿妈生怕他没听清似的，更近地对他说：“你阿爸已经

给金巴师父说好了，他会教你画唐卡的，你一定要好好学，不许捣蛋，不许胡来，不许和人打架，心里想着的只能是画好唐卡这件事……”

东珠听不下去了，脚底下忍不住磨蹭起来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可我学不会，我什么都不会画！”

阿妈蹲下来，笑咪咪地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假装生气地说：“谁说学不会，我们的东珠很聪明的，不但可以学会画唐卡，将来还能成为金巴师父那样的大画师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精神起来，太阳都升上山顶了。记着，从今往后，阿妈一直在家等你，等着我们的东珠给他的阿妈画一幅真正的金唐卡。”

阿妈的话，让东珠的心里阵阵泛酸，他一点儿也不想再听她唠叨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墙跟站着个辫子很长的女孩子。这女孩竟然是拉毛，她肯定听见了刚才他和阿妈说的话，这从她惊讶而又轻蔑的眼神里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东珠的脸腾地一下烧热起来，他讨厌拉毛，他不愿意学画唐卡，更不愿意当什么喇嘛！他说过了，他什么都不愿意！可没用，阿爸阿妈就要把他送进寺院里了，从今以后，他再也不能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了！而这烦人的拉毛，不知会怎么耻笑他呢……

果然，拉毛已经在刮着脸蛋儿羞他了，就像上次那样。

有好几十天了，东珠和几个玩伴在河湾里洗澡，不，应该说是玩水。

村庄后面的河湾里水流平稳，有麦场那么大一片，水深

刚好到屁股，头上是蓝盈盈的天空，脚下是软绵绵的细沙，岸上是绿油油的青草。热呼呼的阳光下，扎猛子、打水仗、练凫水，真是爽死了！可美中不足的是，离河湾很近的地方正好是大桥，很容易被来来往往的人看到。有时运气不好，被家里人看见，就会遭殃。

这天，东珠他们正玩得兴起，不巧被尕藏加的阿爸祖巴看见了。祖巴和村里的一些老人们一样十分讨厌下河洗澡污染水源的人，更怕儿子下河被大水淹死，于是立即冲了过来。如果仅仅是尕藏加的阿爸，东珠并不害怕，他最多把尕藏加揍一顿，大家该怎么玩还怎么玩。可糟糕的是，这一次非同寻常，祖巴一路吼叫着冲过来时，放学回家的几个丫头正好从桥上下来。平时她们通过时，大家最多往水里一蹲就没事了。可这次，不知是想看尕藏加的热闹呢，还是吃错了药，臭丫头拉毛竟然跟在祖巴的后面来到了河岸边。而暴跳如雷的祖巴不但当着众人的面，把他的儿子尕藏加从水里光溜溜地拎上来一顿暴打，打得尕藏加吱哇乱叫，鸡鸡连尿都夹不住。之后祖巴跺着脚，毫不客气地叫东珠他们立刻上岸。看到祖巴疯狂的样子，东珠他们害怕了，一个个乖乖地爬上岸来。

白晃晃的阳光下，围观者越聚越多。

赤条条的东珠被火辣辣的目光盯得无地自容，只想把裤子赶紧穿上，可越是着急，就越是麻烦，裤子贴在湿不兮兮的皮肤上，怎么提也提不起来，别提多窝囊了！偏就这时候，他看见拉毛在几步远的地方瞪着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盯着他。东珠的脸顿时就像是贴在了火炉上。要

命的是，拉毛不但不害羞，反而毫不回避地用指头刮着脸蛋儿羞他！……

这之后，东珠一想起拉毛就心跳，远远看见脸就红，他知道，拉毛把他的啥啥啥全都看了个够。被丫头看到过啥啥啥的尕娃永远别想抬起头。他已经在众人面前丢死了人，已经成了所有人的笑柄！

……

他恨拉毛，恨死她了！

有好几次，他都想在放学的时候埋伏在巷道里或村边的某个地方，截住她狠狠揍一顿，好好出出心里的恶气，但每次都临阵退缩。

他真有点儿怕拉毛，这是个胆子大得出奇的丫头，不光敢和比她大的尕娃们打架，而且敢在杀羊的时候，拿着盆子接羊血……

其实，说起来他俩也打过架。

是今年过年时的事，他把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挂 500 响的电光炮细细地拆散，分成十来堆，每天放一堆，这样他每天都能有炮放。他放炮已经十分老练，用烟点着后，可以根据捻子燃烧的进度把炮扔到想要扔到的地方，让它准确地炸中目标，而不仅仅是落地炸响。初十这天，是社火队出村的日子，叮叮咚咚的锣鼓声中，全村男女老少都在村外等着看社火。东珠看见拉毛和几个穿着新衣服的女孩子等在路边，冷不丁就想用炮炸她们。

他对伙伴说：“你们说炸谁？”

有人说拉毛。

东珠说：“好，瞧我的，咱们给她来个绝地双响！”他摸出两个电光炮，把捻子拧在一起，点着后瞅准拉毛扔了过去。

女孩们纷纷躲避，拉毛也躲，但还是被炸了个正着，一个鞭炮正好落在了她的脚上，不光把她吓了个够呛，而且把崭新的红皮靴给炸黑了。

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只见明白过来的拉毛怒不可遏地冲上来，二话不说，对着东珠就是一顿拼命的拳脚。

东珠被打得狼狈不堪、连连后退。

可拉毛丝毫没有住手的意思，越打越猛。东珠抵挡不住，只能在一片嘲笑的声浪中很没面子地撒腿而逃。

事后，丢人的东珠两天没敢见人，心里老是憋着一股劲。她的小拳头挺有劲的，尤其是打在鼻梁上的那一拳，疼得他差点蹲地上，过了一整夜，还隐隐作痛……可他真的不服气，说是打架，其实他只是招架，没有还手。本来是想还的，可看到她咬牙切齿，通红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时，他也不知是咋弄的，一下子就成了泄气的皮球。

.....

冤家路窄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在这个倒霉透顶的早上会碰见她，他实在受不了她直愣愣盯他的样子，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像八月里柔韧的麦芒，扎得他浑身上下不舒服。

越是不舒服，东珠的心里就越窝火，而她竟然还在刮着脸蛋儿羞自己，恍然间，他的眼前就又浮现出光着屁股从河里爬出来，被她看着羞辱的情景。

东珠的心都要蹦出胸膛了。

强烈的心跳中，脑海里灵光一闪，他撒腿就跑，听到身后阿爸阿妈惊慌失措的喊叫声，更是脚底生风，越跑越快，眨眼的工夫就转过几家院墙，往巷道深处狂奔而去。

为什么要跑，跑到哪里去？

他不知道，可就是要跑！

感觉里，只要再拐两个弯，钻进华桑家的门洞，然后翻过他家的牛圈，就是村里的排水沟，那是一条狭窄的墙道，钻过去就是树林，那是他的天地，阿爸别想抓住他！

要命的是，阿爸追赶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他已经跑得胸部憋痛，眼前黑眩，嗓子眼儿发齁，再也没有力气加速了……可他还是拼死往前跑，再有几步，只几步，就是华桑家的门洞了……

然而，不等他钻进去，拉尊有力的大手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将他拎了起来，转了个圈儿，狠狠摔在地上。

倒在地上的东珠一个骨碌爬起来，还想再跑，又被拉尊一把揪住，顺势就是一巴掌……但这一掌没有打中东珠，关键时刻拉尊收住了掌力。

收住掌力的拉尊，看着儿子宁死不屈的模样和眼睛里冒出来的泪蛋蛋，好生疑惑，他气喘吁吁，心里鼓点咚咚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实在搞不明白，好好的孩子怎么莫名其妙非要逃跑？

别人家的孩子送到寺院里的时候，不说欢天喜地，起码是规规矩矩，而他拉尊的儿子就像是偷人家树上的果子，被看家的狼狗给发现了。

拉尊把东珠交给金巴师父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那一刻，东珠伤心透了，他想起阿妈，想起青鬃山下广阔的田野，想起那些自由自在的玩伴们，甚至想起了姐姐央金……

就在他又想逃跑时，一直注视着他的金巴师父在他面前蹲下来，亲切地摸了摸他的头顶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东珠啊，你是叫东珠吗？没事的，孩子，不要害怕，这儿一切都很好，你有不少伙伴呢，走，我带你过去看看。”

金巴说着，热呼呼的大手领着东珠穿过寺院高大的殿堂，走进一个宽大、整洁的院落里。

院里木雕的屋檐底下，七八个与东珠岁数差不多的孩子们正在灰盘上学习绘画的功课，见师父领着东珠进来，马上显出怪异的神态，其中他熟悉的香切露出白白的牙，朝他做了个鬼脸。几个月前，两人还在一起藏猫猫、钻山沟，偷吃人家的青果子，整天形影不离。另一个他认识的更藏则朝他做了个打拳的架势。两年前，几个人一起打雪仗玩儿，东珠用力攥了个冰块似的雪疙瘩，冲锋时一马当先，准确地砸在了对方首领更藏的额头上，顿时鲜血直冒。那天，更藏的阿爸带着儿子找到东珠家，如此这般告了一状，东珠的阿爸拉尊当时就将东珠从饭桌上拉起来，狠狠揍了一顿。就这，更藏还不甘心，发誓要报仇，以血还血，弄得东珠整天心惊胆战的，还好，不久更藏就被他的阿爸送到了寺院里。当然还有才让，才让和东珠同岁，由于进寺院当艺僧的缘故，不止

一次遭到东珠的笑话。这下好了，自己也来和他们做伴了，真不知道接下来会遭到他们怎样的嘲弄。东珠惶惑不已，东珠无地自容，他曾向他们吹过的，自己绝不画唐卡，绝不当艺僧！尤其是在笑话才让的时候，可现在……

泪光蒙住了东珠的眼睛，他拼命忍着，不让泪水流出来。

不但让泪水流出来，还假装出高兴的样子，古怪地咧着嘴，向他们招了招手。他知道，这样的时刻绝不能哭鼻子，更不能让那几个显然不怀好意的家伙看他的笑话。

像是看出了什么的金巴笑眯眯地问东珠，你们认识啊？东珠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听见伙伴们异口同声地怪叫道：

“认——识——”

接着就是一片嘲讽的笑声。

嘲讽的笑声里，东珠的心抖了几抖，鼻腔猛然一酸，像被人拍了一掌似的，强烈的酸痛中，清鼻眼泪溃坝似的倾泻下来……

他不记得是怎样离开那个大院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被金巴师父带进僧舍的，只记得师父拿着一件绛红色的僧衣，费了很大的劲，好不容易才给他穿到身上，然后左看右看，说：

“不错，正合适，脱下来，咱们再试一遍，好吗？”

东珠脱了下来，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穿，就像从没见过似的。

金巴师父就又给他穿，翻来覆去地教，一遍又一遍。可

东珠就是学不会。他的脑子里轰轰隆隆的，像是坐在木轮的滚车上，连在干啥都不知道。

金巴师父奇怪地看着他，这个有名的调皮鬼傻得让他纳闷。

看着看着就明白了过来，金巴笑了，索性不叫他穿了。可是不叫他穿，他反而要穿，拿起来就利利索索穿在了身上。

金巴老到地说：“不错啊，你很聪明，穿得很好！”

东珠愣愣地看着身上的僧衣，在这痛苦不堪的一天里，第一次露出了男孩子得意的笑容。

金巴也乐了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早上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跑了？”

刚刚轻松下来的东珠两眼一愣，立刻紧张起来。

“没事的，不要紧张，这儿的生活很规律，有很多东西要学，你很快就会习惯的。”金巴看着他变化的神态，不经意似的说，“真的，你来之前，我已经给你阿爸阿妈说过了，要是万一不习惯的话，可以随时回家去看看，晚上不想住在这里，也是可以回家的。”

东珠的眼睛立刻忽闪起来，他不相信，把他逃犯似的抓来，怎么可能让他随意回家呢？

笑眯眯的金巴再次摸了摸他的头顶，慈祥地说：“放心吧，不但可以回家，还可以在家吃晚饭，在家里睡觉。”

难以置信的东珠不由地大叫起来：“真的啊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但有一个要求——”语调温和的金巴盯着东珠的眼睛，极认真、极严肃地说，“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，如果想起今天发生的事儿，如果还想来看看，必须是

自己来，听清楚了吗？既不能让你的阿爸阿妈送，也不能让姐姐陪。可以吗？”

东珠愣愣地看了会儿师父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那好吧，可是……可是我……我要是不想来了呢？”

“那就不来。”

“你不骗我？”

东珠的眼睛瞪得溜圆。

金巴愈加温和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万一……”

金巴微笑起来，轻声说：“放心吧，孩子，没什么万一，回家告诉你的阿爸阿妈，就说是金巴说的，所有的孩子都一样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可有一点必须想清楚，一旦决定来，那就必须天天来！”

“可以天天回家吗？”

“可以啊！”金巴极肯定地说，“你可以按时回家吃饭和睡觉，想阿妈的时候，只要打声招呼，随时都可以走。”

东珠开心地笑了。

整整一个下午，东珠像是喝多了醉人的甜醅，脑袋里一直晕晕乎乎的，一会儿失落，一会儿兴奋，而且口渴得要命，恨不能把井里的冰水全喝光。自从金巴师父说了可以回家，他就不再想逃跑的事儿了。没了逃跑的心思，跟在师父的后面在寺院里转悠，也挺好玩的。可他不想和任何同伴在一起，他盼望着天阴，盼望着天黑。

当太阳的光芒在青鬃山顶的云层里散乱，雪白的云朵渐

渐发黄变红时，东珠终于可以回家了，他穿着崭新的僧衣，像放飞的鸟儿，一路跑着跳着冲出寺院，在众人的瞩目下，钻进早上离家时的深深的巷道，左拐右拐。就在马上到家时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
巷道里，几个跳皮筋的小姑娘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他的视线里，烦人的拉毛也在其中。东珠眼睛转了几转，迅速脱下身上的僧衣，团成团儿。但已经晚了，拉毛已经看见了他。

“东珠，你不是上寺院当艺僧去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……”

“别骗人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

“你管不着！”

“谁稀罕管你，我只是问你为啥跑回来？”

“我愿意！”

“没出息的人才往家跑。”

“就你有出息！”

“反正比你强！”

“拉毛……”

“拉毛咋啦，我还是最漂亮的拉毛（藏语，仙女）呢！”

“再说一遍……”

“偏说，就说！没出息，就是没出息！”

拉毛说完，又用食指刮着脸蛋儿羞他。

东珠的脸刹那间通红起来，脑袋里又轰轰烈烈跑起了火车，傻不愣登地不知所措。其实，他真想冲过去，一口气跑回家，从此再也不要见到她！糟糕的是，她们就挡在狭窄的

巷道里，像是压根儿没他这个人似的。要搁以前，他肯定会一面大声喊着“好狗不挡道”，一面故意野蛮地冲撞过去，在她们尖利的惊喊声、叫骂声中胜利通过。可此时此刻，他不知咋啦，想要冲时，不光反应迟钝，脚下沉重，连刚才那点儿对着干的勇气和胆量都没了，还心里发慌——简直就是怕光的老鼠！

而就在这时，他清楚地看见拉毛对他忽闪着大眼睛，像是要朝他走过来，更像是要和他再说些什么的样子，匆促间，他本能地掉头就跑，一口气跑出巷道，窜向村外。

跑到村外的东珠，坐在林中的一棵大树下，望着面前的寺院和村庄，真想大哭一场。他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怕拉毛，不就一个爱管闲事，敢跟他打架的臭丫头嘛……可又似乎不单单是这样，因为刚才他想冲过去时，是他自己没敢冲……

恍恍惚惚中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心跳平静下来，村庄温暖的气息笼罩着他，柴草的烟雾里，鸡狗的叫声中，他又想回家了。

真的想家！

他磨磨蹭蹭地站起来，没走几步又莫名其妙地停下来，脑子里一阵胡思乱想，面前分明出现了阿妈失望的神态、阿爸愤怒的表情，还有金巴师父笑眯眯的样子……感觉里，阿爸肯定认为他是逃跑回来的，那么肯定还会像早上那样，攥紧铁钳似的大手，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揪到寺院里……那么阿妈呢，她会伤心，每次他闯了祸，阿爸揍他或惩罚他的时

候，阿妈都会伤心，一面唠叨他、骂他，一面忍不住地落泪，让他说不出地心烦和难受……

天色越来越暗。

林子里的蚊虫密集活跃，归巢的鸟儿叽喳扑腾，饥饿、惶惑、迷茫的东珠愈加孤独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见了由远而近的叫喊他的声音，是阿妈！每次他玩疯了的时候，阿妈总是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到处找他……他心窝里忽的一烫，正要答应时，脑子里猛一激灵，不对呀，阿妈怎么知道他在这里？该死！一定是多事的拉毛把他回来的事情告诉了阿妈。

东珠愤怒了。

愤怒的东珠弹簧似的跳将起来，窜出林子，拼命逃离喊他的声音，冲向通往寺院的大路。本能告诉他，一定要在阿妈找到寺院的时候赶回去，让她知道，她的儿子东珠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没出息，他根本就没回过家，拉毛是个撒谎骗人的丫头！

跑啊跑，看到寺院大门的时候，他眼花了，腿软了。

可反而越跑越快。

跑啊跑，进了大门，脚下一个趔趄，平展展的地面上，他两腿编蒜把自己狠狠绊倒在地，腿磕破了，血珠冒了出来，钻心的痛感里，鼻子酸溜溜的，泪水稀里哗啦，人却火燎屁股，一个骨碌爬起来，胡乱抹了把眼泪，生怕让人看见似的拔腿又跑……

脚下跑着，耳朵竖着，听不见阿妈喊叫的声音了，脑子里却满是阿妈慈眉善目的模样，要是她真的到寺院来找他，